

当一位70岁农妇拿下写作大奖

肖大妹：从缝纫机前写到文学节舞台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张晗 图/受访者提供

广西桂北石塘镇，冬日的天空湛蓝。70岁的农妇肖大妹，第一次要离开熟悉的山岭，几个月前她写的一篇文章入围小红书文学节，准备前往千里之外的上海领奖了。唯一让她放心不下的是八哥鸟“家旺”，鸟笼被她细心蒙上一层布，里面传来“大妹、大妹”的叫声。

几天之后，肖大妹在人山人海的鲁迅公园，遇到许多专程来见她的读者朋友。站上一个比她用了20年的磨子还高的领奖台，她用浓重的桂北乡音说出获奖感言，声音颤抖。

8年前，肖大妹坐在家里的老式脚踏缝纫机前，将那些被生活深埋的记忆细细看。起初，她拿起画笔，画自己的日子，后来，她开始写，写自己的人生。文字和画像从手掌心冒出来，她把一生翻面、摊开、写回纸上。

她说：“写了，我就轻松了。”



肖大妹在八哥鸟“家旺”的陪伴下创作

“我想到哪里写哪里”

70岁的肖大妹本名肖凤玉，是石塘镇的一位农民。今年11月，她的一篇名为《一街人生》的作品，获得了小红书“身边写作大赛”的评委大奖。来到千里之外的上海捧起奖牌时，她布满老茧的手微微发颤，她说：“我是肖大妹，是个一生种地、磨豆腐的农村人。今天能站在这里，我不敢相信，怀疑是在做梦。”台下响起长久而热烈的掌声。

《一街人生》是一篇记录她上街买海椒的短文：“五点半起床，抬起脑袋看天，云淡星稀是个好天气”，雨后的泥土湿润，她遇见多年前“挑担如风”的大姐，如今已“驼成一张弯弓”。生活的感受被她用简单而精练的句子写下。

如今，她的24万字手稿、近百幅手绘作品，正一点点拼凑出“自嗨一生”（自传一生）。而这一切的起点，不过是女儿递来的一支笔、一沓纸和一个“土农民”鼓起勇气的尝试。

2016年，肖大妹查出高血压，她停下了二十年的磨子。身体的病、弟

弟的离世，让肖大妹一度心灰意冷。彼时，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、在上海工作的女儿王坪，察觉到母亲精神世界的荒芜，鼓励她找点爱好。

一天，肖大妹随手在药盒背面画出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，被女儿视为有绘画天赋的印证。女儿买好画材：“妈妈，你画一幅，看到什么就画什么。”我一个土农民会画个啥？”她半信半疑接过了笔。

2018年，肖大妹开始试着写生：花、草、树、虫……再后来，她开始画人物，画童年时奶奶纺棉花的时光，画自己出生时母亲满身鲜血的样子，也画自画像。画纸上一行行密密麻麻的字，是她怕自己忘记的细节。

慢慢地，她开始写。

她的“工作台”也发生了变化：最开始，她将贴满窗花的窗户下那台老款脚踏式缝纫机取下缝纫头，放上一块木板，以机板为桌写作。不久前，女儿的朋友送来了更宽大的书桌，成了她如今的创作之地。

“我想到哪里写哪里，没有啥方法。”她说。写作和画画占她一天不到五分之一的时，写不下去时，她会去菜地里浇浇水、锄几下草，触到作物的叶片，闻到泥土的气息，卡住的记忆就会鲜活起来。

她写自己的出生，写求学路上的饿与冷，写水库工地的石头滚落，写磨豆腐的二十年。她从未系统学过写作，也没看过几本书。她最喜欢的作家是“写‘三王’的阿城”，因为“他文字干脆，不拖泥带水”。

这几年她写下了24万字，记录的人生刚写到自己30岁。

“别人的评价就是一杆秤”

肖大妹第一次相信自己的文字“能看”，是因为网友的评论。2025年7月，女儿将她的作品拍成视频发到小红书上，满是乡音的作品收获了大量点赞：“奶奶的文笔好生动”“这方言写作太亲切”“期待您的更新”。

从那以后，看网友评论成了她每天晚上的固定功课，闲暇时也翻来覆去地看。“人家的评价就是一杆秤，能称出我文学水平的高低。”她认真地说：“以前女

儿总夸我，我以为她是哄我开心，现在看到这么多陌生人说好，我才相信自己真的不算差。”

2025年秋天，小红书“身边写作大赛”活动方向肖大妹发来征文邀请，她在一天之内写出了《一街人生》，接到入围通知时，她正在家里围炉吃火锅，“听着电话的内容，一下子就笑出来了，我跟着这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在写作大赛的洪流里遨游，竟然还入围了，是万万没想到的事！”

在上海鲁迅公园，活动方为她准备了“我是肖大妹·人生画展”，还在现场复刻了她的“工作室”：老式缝纫机摆在中央，角落里放着农具，还原了她在土地上和稿纸间切换的日常。许多人排队请她签名，她一笔一画写下“肖大妹”三个字，心里满是成就感：“我62岁重新拿起笔，就像我在春天种下的瓜，它从不问现在是不是太晚。”

对肖大妹而言，写作是一场与过往的和解。“童年的经历，生活的变故，像块石头压在我心头，很沉重”，通过笔尖倾泻而出后，她发现，“心里得到释放，有些事不再那么纠结，轻松多了”。

1955年仲夏，她出生在广西桂北的贫困小山村，不足四斤重，在五个孩子中排行老二。小学时，她的作文常被当作范文；高中毕业后，命运给她几次改变境遇的机会，但都在时代的缝隙中悄无声息地消失。33岁，她经人介绍结婚。

深埋心底的往事，她从未对人细说，却在写作时一一浮现：“我想，从来没有人知道我的一生是怎样的，如果写出来、画出来给别人看，会如何呢？至少向世界白纸黑字地证明，我是怎么样地活过。”

“歪脖子树也能开出花来”

每天，在肖大妹写作的同时，丈夫王长生也在进行自己的创作。他从2016年开始写作，比妻子更早。他酷爱阅读，读《资本论》，读卡夫卡、余华，他用电脑敲下名为《虚舟自渡》的自传体小说。在今年的小红书“身边写作大赛”，他的作品《我的9月19日，世界的一日》入选了非竞赛单元“世界的一日”。出发去上海

前，他写道：“在这个领奖舞台上剧本无角色的我，作为买一送一的附赠品，将被一起打包进入观众席。”

相伴多年，王长生在肖大妹上领奖台前替她“捏着把汗”，当她的发言让台下的嘉宾“擦眼抹泪、长时鼓掌”时，他想：“作为一个曾经只为旁人活着、以下苦力为生的传统农村妇女，她是否知道自己已走进了生活的另一道门？”

女儿王坪如今也成了自由职业者，她在父母身上看见文学艺术带来的改变，从远方回到桂北这片土地，策划了名为“一方土地”的行动计划，动员镇上的老人一起阅读写作，寻找当地的传说故事，拍成电影，和朋友在线上发起“写作实验小组”。她说：“老人都需要这种精神世界。”去年元旦节，王坪带领家乡父老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作品《大清潭传说》和改编的话剧《古音今谈》制作完成，在石塘镇线下正式放映。

在这个家庭里，文学成为了新的纽带。肖大妹写作时，八哥“家旺”在房间里跳来跳去，王长生在楼上的屋子里打字，键盘声轻轻响起。王坪则穿梭于小镇街巷，一边处理自己的创作项目，一边协助父母整理稿件书籍。

上海领奖后，肖大妹一家人去了北京，那是她第一次离家如此远。回家后，她写下了《山还是那座山，后还是那道沟》：“我的大半生都生长在这片土地上，北京上海只是个遥远的美梦，好梦做过了，生活依旧。”

家门口绿意葱葱，绿叶间点缀几朵鲜花，巷子外依旧是三轮车的声音。每天清晨，她会走上6公里路锻炼身体，写字的时候换上300度的眼镜，灯光照在桌案，影子落得很长。

稿纸一页页写满，画一幅幅叠起来，日子重新回到她手里，“我不晓得人生终点是哪一刻，但我想把这一生写完、画完。”

这正如她在领奖台上说的：“就算是棵歪脖子树，也能开出花来。人这一生的伤疤，撕开是脓血，捂久了是病，可把它摊在阳光下，也能闪光。”

她把一生写回纸上，也写回了土地里。生命里所有的苦涩都化解在群山之间，消融在桂北强烈的日头下。

从古典到现代，与自己共舞一生

舞者朱瑾慧：不给自己设限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秦小杰 图/受访者提供

铁制时针装置直径三米，在舞台追光中缓缓转动，一袭素白舞衣的朱瑾慧立于其上，肢体在方形限定空间中腾挪辗转。铁与骨的碰撞声交织着均匀呼吸，将“时间与生命”的哲学具象为舞蹈，最后收身定格，全场掌声如潮——《回》，在今年11月揭晓的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现代舞评奖中摘得大奖，为她四次征战荷花奖的旅程画上圆满句点。

作为广州歌舞剧院曾经最年轻的首席舞者，朱瑾慧早把履历跳成一条熠熠星河：中南省（区）“十佳青年领军舞者”“青年舞蹈家”、中国舞蹈家协会“双年度顶尖舞者”……更以《醒·狮》中刚烈的凤儿、《孩儿枕·家和兴》中灵动的瓷灵、《唯我青白》中坚韧的小影等角色，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记。



朱瑾慧在《易安醉》中饰演李清照

与眩晕共舞，蜕变

“《回》的核心是时间，是方圆之间的生命哲思。”朱瑾慧说，这部作品以中国传统“方圆哲学”为根基：圆形时针喻宇宙无穷，方形表演区显人生边界，“二者交织，藏着中国人对天地秩序的理解，也暗喻生命在时间中的束缚与可能”。无具体叙事线的抽象表达，要求她用肢体传递最本真的生命感知——“站在时针上，就像置身生命长河，我们既渺小如尘埃，又能在当下绽放灿烂”。

整个表演被限定在旋转的圆形装置上，从高空到低空的转换，铁制道具与肢体碰撞产生的“骨头碰骨头”，都成为独特表达。“装置是持续运转的，最长的时候一天要在上面排练12个小时。”朱瑾慧回忆，刚开始排练时，眩晕感几乎让她崩溃，“晚上回到家躺在床上，感觉整个脑子还在转，根本无法入睡。”为克服这个难题，她不仅要进行常规的舞蹈训练，还专门增加了平衡感训练，从短时间站立到长时间表演，一点点去适应装置的旋转节奏。“到最后，我甚至能在旋转中找到一种‘与时间同频’的感觉，眩晕感变成了作品表达的一部分，让我更能体会到生命在时间中漂浮、沉淀的状态。”

更大的挑战在于现代舞与传统古典舞的肢体语言差异。古典舞出身的朱瑾慧习惯了具象化的肢体表达，而现代舞则更强调抽象性与开放性。“古典舞的动作讲究舒展、规范，现代舞则需要收起多余的情绪，将内核融入每一寸关节、每一份力度。”

为实现这种转型，朱瑾慧反复研究关节的发力方式与空间运用的技巧。“我会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肢体反应，感受肌肉的紧张与松弛，慢慢找到现代舞的表达逻辑。”她坦言，这个过程充满挣扎，但也让她对舞蹈有了新的理解，“现代舞的包容性让我更懂得用身体去思考，用肢体去对话。”

在多元跨界中打破舒适区

朱瑾慧的舞蹈生涯从未遵循单一轨迹，而是在不同挑战中，完成了从犹豫忐忑到坚定从容、从被动试探到主动破局的蜕变。

从古典舞、民族民间舞到现代舞、当代舞，甚至大胆涉足街舞，在这般跨越多元舞种、冲击高规格奖项的征程中，自我怀疑始终是绕不开的关卡。在打磨入围第十三届中国舞蹈“荷花奖”古典舞评奖终审的《易安醉》时，这种自我怀疑的心态尤为强烈。作品以“醉态”为核心，不仅要实现“上身松弛如醉酒，脚下扎实稳如根”的矛盾肢体控制，更要通过这一独特表达，完整串联起才女李清照的一生。

“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练习，却常在排练中突然卡住。”她坦言，既要让每个阶段的醉态有区分度，又要保持肢体的核心稳定，这种双重考验让她屡屡陷入瓶颈。尤其是看到同行的精彩呈现，令她焦虑感更甚，“放弃”的念头多次浮现。但对舞蹈的执念与“不想留下遗憾”的倔强，让她选择与自我怀疑对峙：“我会把每个动作拆解到极致，对着镜子反复抠细节——少女的醉是轻盈带俏的，晚年的醉是沉重踉跄的，就连‘微醺’到‘热血’的情绪转折，都要细化到呼吸的节奏里，直到身体形成肌肉记忆，慢慢找到平衡感与人物感。”

随着“征战”次数增多，朱瑾慧的心态逐渐从“纠结结果”转向“专注过程”。无论是带着《洛神》参赛，还是最终凭借《回》圆梦，她都少了几分功利心，多了几分对艺术本身的敬畏。“以前会反复想‘能不能获奖’‘别人会不会认可’，后来发现，过度关注结果只会束缚表达。”

2020年《舞蹈风暴第二季》的节目中，朱瑾慧一口气挑战九个风格迥异的作品，每个角色都在打破她的舒适区。“编导老师的悉心指导、观众的热烈反馈，还有与同行的交流碰撞，让我发现自

己原来能驾驭这么多风格。”

这种“被看见”与“自我发现”的过程，让她摆脱了“单一舞种标签”的束缚，心态从“被动接受挑战”转变为“主动寻求突破”。她不再害怕跨界的未知，反而享受探索的乐趣：“舞蹈的魅力就在于无限可能，我不想给自己设限。”

让每个角色在舞台上活起来

如果说舞种突破是对身体的重塑，那么角色塑造就是对灵魂的深耕。朱瑾慧坚信：“舞蹈演员不仅要跳好舞，更要让角色鲜活起来，用肢体讲述故事、传递文化。”

在众多角色中，《孩儿枕·家和兴》里的“瓷灵”极具挑战性，这个角色并非具象人物，而是河北定窑“孩儿枕”本身，是兼具瓷器冰冷质感与孩童天真烂漫的“瓷魂”。

“首先要攻克体力关，全场一小时四十分钟几乎不下台，全程得用小碎步移动，才能透出精灵的空灵感。”长时间的小碎步训练让她脚踝布满淤青，她却始终在打磨：“小碎步既要轻盈如飘，又不能失稳，每一步的力度都得精准把控，差一点就没那股缥缈劲儿了。”

体力之外，表演层面的挑战更甚：“既要演出孩童的纯粹本真，表情动作得极度夸张，又要透着精灵的空灵感，这两种感觉的平衡太难把握了！”为了让这个抽象角色落地，她主动搜集多元灵感：“我想让精灵既有可触摸的真实感，又不失缥缈感，就试着融合了动物的灵动、幽灵的飘逸和婴儿的纯真。”动画角色也成了关键参照：“《阿童木》《雪孩子》里那种木偶式的动作节奏、快慢交替的演绎，还有古灵精怪的气质，正好戳中我想要的感觉。”

除此之外，她还借鉴了戏曲用“眼神说话”的技巧——这恰好呼应了她童年跟着爷爷看戏曲、模仿演员眼神的经历。更为贴合“孩童感”，她还专门观察幼儿的举止，将那份无拘无束的纯粹与精灵的缥缈感深度融合，最终让抽



青年舞蹈家朱瑾慧

象的“瓷魂”在舞台上鲜活起来。极致打磨的态度贯穿了她所有的角色塑造。对舞剧《醒·狮》中的“凤儿”，她“陪伴”了五年，参与八十多场巡演，每一次都在“查漏补缺”：“2019年初出茅庐时，我只用技巧诠释角色；后来吸收了其他作品的表演经验，注入凤儿身上，让她的性格更丰满。”

从《天下大足》中的师娘到《万家灯火》里的电力女工，每个角色都凝结着她的心血。塑造电力女工时，她走进电厂、深入车间，观察一线作业状态，感受女工们克服高空恐惧、专注投入的心理，再将这份体悟外化到肢体动作中。对待每一个角色，她都会研读剧本、翻阅历史资料、观察生活细节，最终让角色跨越舞台边界，与观众产生深度共鸣。

童年的电视机前，跟着戏曲演员比划身段的5岁小女孩，大概没料到舞蹈会成为她一生的羁绊。练功房的地板浸着汗水，磨破的足尖鞋藏着深夜的坚持，这条路上，枯燥与压力从未缺席。但朱瑾慧总能在那琐碎日常里找到出口：“偶尔放肆饱餐一顿，让美食驱散疲惫；家人的陪伴、朋友的鼓励，还有对舞蹈本身的执念，都是对抗焦虑的力量。”这份不被结果裹挟的通透，正是她对初心的坚守，而那份“全力以赴、不问归途”的初心，终将化作舞台上最亮的光，照亮她更远的征途。

羊城晚报

A5

漫读周末

· 人世間

2025年12月6日

星期六

责编 潘玮倩

美编 黄绮文

校对 朱艾婷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爆料

